

史街背景



知識出版社

史街背影

度震著

知识出版社

序

范敬宜



历史和新闻是两门不同的学问，又是两门相通的学问。

历史是过去的记录，新闻是现在的记录。

历史是当时的新闻，新闻是未来的历史。

历史是新闻的积淀，新闻是历史的瞬间。

研究昨天的历史，可以了解今天新闻发生的由来和走势；研究今天的新闻，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延续。

所以古人说：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：以新闻为鉴，可以明因果。

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这是王羲之的历史观。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”这是杜牧的新闻观。前者强调的是要把今天发生的新闻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去认识过去；后者强调的是要从以前发生的新闻中去学会把握未来。

史
街
背
影

于是，出现这样有趣的反差：写历史要求有现实感，写新闻却要求有历史感。

不了解历史，就不善于发现新闻；不了解新闻，就难以理解历史。

新闻工作者不懂历史，便会流于浅薄，容易犯形而上学的错误；历史学者不懂新闻，便会陷于僵化，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毛病。

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肯定是两者的结合，邵飘萍、戈公振、邹韬奋、邓拓等为其代表；优秀的历史学者也肯定是两者的结合，郭沫若、翦伯赞、胡愈之、吴晗即是典型。

博古方能通今，博古为了通今。

如果没有深沉的历史思考，邓拓就写不出振聋发聩的《燕山夜话》；如果没有清醒的现实观察，吴晗就写不成震撼人心的《海瑞罢官》。

时代多么需要这样“兼美”的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者！可惜的是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新闻工作者容易忘记历史，历史学者容易忽视现实。

我过去一再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提高“学养”，历史知识的修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。

于是，就要提到庚震同志的这本书。



度震在这部书的后记里说，书名定为《史街背影》，只是想让读者站在历史长街口一望模糊的历史背影。这是他的谦虚之词，远远不能说明这部书的价值所在。

我以为，《史街背影》应当视为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写出来的通俗、简要的“史论”。

中国史学家有撰写“史论”的传统。最著名的当然是宋代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其后又有明代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和谈迁的《国榷》，清代赵翼的《二十二史札记》和吴乘权等编撰的《纲鉴易知录》等等。这些史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以史为镜，总结历代盛衰、兴替、治乱的经验教训以及历史规律，供当代治国借鉴。史论不是史实的客观列叙，重在有明确、精辟的观点，能够起到警策后人的作用。正因为如此，史论的撰写比通史或以古喻今的读史随感难度更大，也更难把握。它不仅要求作者熟悉历史，而且要求能够融会贯通，把治史的科学性、论史的针对性、写史的生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度震同志丰富的新闻工作阅历帮了他的大忙。他对当代社会的深刻观察和思考，在这本书里得到充分的反映。

庹震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闻工作者。由于曾经和他共事八年，自以为对他已十分了解，而且经常夸奖他的思维敏捷，文笔出众。及至读到这本书稿，我是惊喜交加。惊的是相处这么久，竟然对他在历史方面的研究有如此造诣毫无所知，实在是“失察”加失敬，不能不佩服他的“深藏不露”。喜的是他正在用自己的实践，探索一条学者型新闻工作者的道路，为新闻界如何提高学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。几十年来，从毛泽东同志到江泽民同志，都一再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学点历史，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，实在是太少了。原因说起来无非是搞新闻太忙，没有时间。忙是事实，然而要说忙，庹震可算是够忙的，他哪来那么多读史的时间呢？毋庸细问，都是一点一滴挤出来的，而且不仅要读，还要思，还要写。这耐得寂寞、抗得纷扰的精神，就够人学习的了。

正因为如此，当庹震要我为这本书写点什么的时候，我实在无法推辞。在他面前，我还好意思用“忙”字来作托词么？

1999年12月27日凌晨



目 录



序.....	范敬宜(1)
舜:说君论臣之课.....	(1)
信陵君:“这一个”与“这一类”.....	(10)
公孙鞅:血染的基石.....	(18)
吴起:知音何处觅?.....	(26)
韩非:死于非命的必然与偶然.....	(32)
项羽:“败”与“过”.....	(37)
萧何:有何之难.....	(46)
陈平:平与不平.....	(53)
韩信:信与不信.....	(61)
周亚夫:饿死谁手?.....	(75)
晁错:有何之“错”?.....	(80)
王莽:“复古”的背后.....	(88)
董卓:“懂”与“不懂”.....	(99)
诸葛亮:事曹会如何?.....	(107)
李林甫:“媚顺”为谁?.....	(115)
冯道:“不倒翁”的后评.....	(120)
宋太宗:“糊涂”后的“聪明”.....	(129)
王安石:可贵的“早醒”.....	(135)
范仲淹:为“人”为“官”为“文”.....	(146)

明景帝：患难与谁？·····	(151)
张居正：为谁忙碌为谁留？·····	(158)
严嵩：迟来的末日·····	(171)
郑和：身后的航海图为何被焚毁？·····	(178)
雍正：“正”与“不正”·····	(183)
源与初——读史札记之一·····	(190)
史与《史》——读史札记之二·····	(195)
“功”与“过”——读史札记之三·····	(202)
“虚”与“实”——读史札记之四·····	(207)
《史》与师——读史札记之五·····	(211)
“白”与“黑”——读史札记之六·····	(217)
“古”与“今”——读史札记之七·····	(223)
“表”与“里”——读史札记之八·····	(227)
“始”与“终”——读史札记之九·····	(231)
前与后——读史札记之十·····	(237)
后记·····	(240)
修订补记·····	(244)

舜：

说君论臣之课



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居高位而率万民，君臣的“合作”理想模式是什么？历朝历代，更新替换的东西很多，而“明君贤臣者谁”的话题总是相当的沉重。如果说刘邦有萧何是幸、唐太宗有魏徵是福，那秦二世有赵高便是灾、宋徽宗有蔡京更是祸。这是从一方面讲的。换一个角度看，范增遇项羽是灾，海瑞遇嘉靖帝是祸。如果再说到一个个弑君戮臣的悲剧，那可惜可叹可悲可恨的事情就太多了。读国史，研究起这“君臣关系”，不能不说到舜帝与大禹、皋陶、伯夷的一次深入的交谈，追根溯源，这几乎是君臣的第一堂课。

划分历史的段落，面对漫长的历史岁月，有多种分法。将人类社会划分为“原始社会”、“奴隶社会”、“封建社会”、“资本主义社会”、“社会主义社会”、“共产主义社会”，这是一种科学的划分方法。在中国，在“封建社会”之后，又有了一个“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”。还有一种分法，是将中国的历史，分为“神话时代”、“传说时代”、“半信史时代”、“信史时代”。这种分法，不是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而是从语言（口语或书面语）记史的角度，也算一

史
街
背
影

种套路。按这个分法，“神话时代”，说的是“开天辟地”后的故事，有“天皇”、“地皇”、“人皇”，有“有巢氏”、“燧人氏”、“伏羲氏”、“女娲氏”、“神农氏”。“传说时代”，说的是“黄帝轩辕”、“帝颛顼”、“帝喾”、“帝尧”、“帝舜”。“半信史时代”，说的是3个王朝，即夏、商、周，这“一大段”，共约一千多年时间，够漫长的了。这个“君臣第一课”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“一大段”开始前夕，也就是帝舜一朝的后期。这个时候，中国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，夏禹的威望正在上升之中。确切地说，这个时候的“君臣”与封建社会的“君臣”还有许多的不同。尽管如此，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“国君”与“辅臣”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系。

这“君臣第一课”的一幕出现之前，发生了大禹治水的故事。当尧帝在位的时候，洪水滔天，泛滥成灾，大水包围了山岭，淹没了家园，百姓处于危难之中。尧帝十分着急，四处找寻能治理洪水的能人。不少人推荐了鲧。刚开始，尧帝有点犹豫，他对人说：“鲧为人违背命令，摧残同类，不可用。”但是在一些有威望的人的极力推荐下，尧帝还是妥协了，同意派鲧去治水。九年过去了，大地依然是洪水滔滔，不见水患消除。这时，尧帝发现了舜，由舜代替天子管理国政，巡视各地事务。舜对鲧的失职作了处罚，把鲧流放到了羽山，直到鲧死在那里。舜又让人推荐治水的人，大家想来想去，觉得鲧的儿子大禹是这方面的人才。



大禹这个人，实际上是黄帝的玄孙。他为人机敏，品行端正，诚实可靠，办事又勤勉细致，很有威望和号召力。接受了治水的使命后，大禹“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而不敢入。薄衣食，致孝于鬼神。卑宫室，致费于沟洫”。他在益和后稷的帮助下，开辟了九州，疏通了九条河道，筑堤修治了九大湖泊，凿通了九座大山。这些惊天动地的举措，使引发洪水的自然地理环境得到了彻底改造，用疏导的办法解决了水患问题。大禹还让益发给民众稻种，让后稷给缺粮的人发放救济粮，因而深得人心。

大禹的作为，令舜十分满意和高兴。他对大禹进行了奖励，还诏告天下，宣布治水大业的成功。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，君臣之间开了一场特别的“谈心会”。

这是《史记》上的一段记述，我们不妨再好好读一读：

皋陶作士以理民。帝舜朝，禹、伯夷、皋陶相与语帝前。皋陶述其谋曰：“信其道德，谋明辅和。”禹曰：“然。如何？”皋陶曰：“於！慎其身修，思长，敦序九族，众明高翼，近可远在已。”禹拜美言，曰：“然。”皋陶曰：“於！在知人，在安民。”禹曰：“吁！皆若是，惟帝其难之。知人则智，能官人；能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能知能惠，何忧乎驩兜，何迁乎有苗，何畏乎巧言善

色佞人？”皋陶曰：“然，於！亦行有九德，亦言其有德。”乃言曰：“始事事，寬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共，治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簡而廉，剛而实，强而义，章其有常，吉哉。日宣三德，早夜翊明有家。日严振敬六德，亮采有国。翁受普施，九德咸事，俊乂在官，百史肃谨。毋教邪淫奇谋。非其人居其官，是谓乱天事。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。吾言底可行乎？”禹曰：“女言致可绩行。”皋陶曰：“余未有知，思赞道哉。”

帝舜谓禹曰：“女亦昌言。”禹拜曰：“於，予何言！予思日孳孳。”皋陶难禹曰：“何谓孳孳？”禹曰：“鸿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，下民皆服于水。予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舟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施，行山刊木。与益予众庶稻鲜食。以决九川致四海，浚畎浍致之川。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。食少，调有余补不足，徙居。众民乃定，万国为治。”皋陶曰：“然，此而美也。”

禹曰：“於，帝！慎乃在位，安尔止。辅德，天下大应。清意以昭待上帝命，天其重命用休。”帝曰：“吁，臣哉，臣哉！臣作朕股肱耳目。予欲左右有民，女辅之。余欲观古人之象，日月星辰，作文绣服色，女明之。予欲闻六律五



声八音，来始滑，以出入五言，女听。予即辟，女匡拂予。女无面谀，退而谤予。敬四辅臣。诸众谗嬖臣，君德诚施皆清矣。”禹曰：“然，帝即不时，布同善恶则毋功。”

帝曰：“毋若丹朱傲，维慢游是好，毋水舟行，朋淫于家，用绝其世。予不能顺是。”禹曰：“予娶涂山，辛壬癸甲，生启，予不子，以故能成水土功，辅成五服，至于五千里，州十二师，外薄四海，咸建五长，各道有功。苗顽不即功，帝其念哉。”帝曰：“道吾德，乃女功序之也。”

皋陶于是敬禹之德，令民皆则禹。不如言，刑从之。舜德大明。

于是夔行乐，祖考至，群后相让，鸟兽翔舞，箫韶九成，凤皇来仪，百兽率舞，百官信谐。帝用此作歌曰：“陟天之命，维时维几。”乃歌曰：“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，百工熙哉！”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：“念哉，率为兴事，慎乃宪，敬哉！”乃更为歌曰：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！”又歌曰：“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！”帝拜曰：“然，往钦哉！”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，数声乐，为山川神主。

这段文字，优美而流畅，有现场感，更有亲切



感，可以说从始至终洋溢着一种其乐融融的和谐气氛。

透过君臣的对白中的“警句”，可以感觉到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东西，那就是何为明君、何为贤臣的“标准”，以及为君为臣之道：

——“信其道德，谋明辅和”（果真按道理行事，便会谋划高明，臣下和谐）；

——“知人则智，能言人；能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”（能了解人才，就算明智，这样就能恰当地用人为官；能安定民众，就称得上仁爱，这样就能得到百姓拥戴）；

——“慎乃在位，安尔止。辅德，天下大应”（处在高位要谨慎，要安于举止，不可轻率行动。辅佐的臣子有德行，天下的百姓就会顺应）；

——“予即辟，女匡拂予”（帝王如果有不正当的言行，辅臣要及时进行纠正）；

——“敬四辅臣”（帝主要敬重前后左右辅佐的大臣）；

——“女无面谄，退而谤予”（臣下不要当面恭维帝王，背后却又在说坏话）；

——“诸众谤嬖臣，君德诚施皆清矣”（对那些谄媚奸邪的臣子，只要君主的德行真正到了位，没有不能清除的）；

——“帝即不时，布同善恶则毋功”（帝王如果不辨黑白，好人坏人一样任用，就难以做成什么事情）；

——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”（一

国之君英明有为，栋梁之臣贤良忠直，国家的各项事业才会兴旺发达，蒸蒸日上）；

——“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”

（帝王碌碌无为，胸无大志，臣下就会懈怠，各种事业就会败坏）；

.....

这一席话，君劝臣来臣劝君，有明示，也有启发；有忠告，也有警告；有期待，更有希望。这的确是有记载以来论述君臣较早较完整的记述。在此后的岁月里，君君臣臣，风风雨雨，多少云烟，多少故事？败亡者中，不论谁错谁过，就其因果而言，是否早已被舜与禹等人的这堂课所预见？世间万物，都有来去的规律及客观定位，亦有存在、运转的环境和条件。

说起“君臣第一课”的影响，还真是不可低估。在公元前479年，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圣人孔子去世了。随后，他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大，他的影响一天比一天深远。他和他的弟子们相处时的谈话录《论语》里凝结了他的思想。读几遍《论语》，人们就会发现，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的许多思想，与“君臣第一课”中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。比如《论语·八佾》中“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。这个“礼”与“敬四辅臣”，这个“忠”与“女无面谏，退而谤予”，何等的契合？比如《论语·述而》中有“子在齐闻《韶》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”。这个《韶》，有说就是舜帝

的雅乐，在“君臣第一课”上演奏时，达到了“鸟兽翔舞”的境界。孔老先生不只是说《韶》，而是赞赏上古时代的文治的尽善尽美。比如《论语·泰伯》中孔子说：“巍巍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。”“舜有五臣而天下治。”“禹，吾无间然矣。”《论语·颜渊》中有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？这些说法，与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”，与“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”，又何等的同义？《论语·季氏》中有“君子有九思，视思明、听思聪、色思温、貌思恭、言思忠、事思敬、忿思难、见得思义”。《论语·阳货》中有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”。这些思想，在“君臣第一课”中也都可以找到源头。

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的合作关系，有各种各样的类型。唐太宗与魏徵，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最为经典的一对君臣关系了，一千多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。在魏徵所理解和描述的君臣关系里，就显而易见地受到了这“君臣第一课”的影响。在经历了一段与太宗的不快之后（有人状告魏徵徇私，太宗派人暗查），魏徵与太宗有过一次谈心。他希望太宗要做舜帝那样的明君，而不要做商纣王那样的昏君，而自己则要做皋陶那样的良臣。这个意思，实际上就是舜帝、大禹、皋陶在“谈心会”上说到的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”。不仅如此，两个人还谈到了忠臣和良臣的区别。魏徵说：“臣闻君臣同



体，宜相与尽诚；若上下俱存形迹，则国之兴丧未可知。”“臣幸得奉事陛下，愿使臣为良臣，勿为忠臣。”太宗问道：“忠、良有以异乎？”魏徵回答说：“稷、契、皋陶，君臣协心，俱享尊荣，所谓良臣。龙逢、比干，面折廷争，身许国亡，所谓忠臣。”太宗听了十分高兴，立即“赐绢五百匹”。

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关键位置的人物之间，什么样的“标准尺度”在约束、激励着人们的言行，两千年间的事例变化多端，归纳叙述起来也颇为困难。“君臣第一课”揭示的理念，既“承前”，又“启后”，在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可低估。治天下之要，在于懂得民安、民富、民乐之理。因“说理”易、“走理”难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昏君不少，乱臣亦常见，这些昏君乱臣在做坏事时可曾想到这“君臣第一课”上的“正道”吗？君有君规，臣有臣规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“君臣第一课”讲得明明白白，但是，历朝历代的“越轨者”依然是我行我素，将“祖训”丢得干干净净，又说明了什么？主观上人的素质修养固然是一方面，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封建社会的体制上。